

熱點聚焦

2020 年白俄羅斯總統大選後續效應評析 An Assessment for 2020 Belaru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劉蕭翔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2020 年 8 月 9 日白俄羅斯舉行總統大選，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則第六度當選總統。由於盧卡申科選前的網路民調僅有 3%，民眾更常藉題發揮譏諷，最後卻仍以超過八成的得票率當選，故舞弊之說甚囂塵上。此更引發白俄羅斯自蘇聯獨立以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示威抗議。面臨強大反對壓力，盧卡申科則強硬以對更拒絕下臺，表示現階段只有自己是唯一能守護國家的領導人，但不排除在憲法改革後提前舉行總統選舉。

盧卡申科自 1994 年當選總統後，迄今統治白俄羅斯已逾 27 年之久。為鞏固政權，盧卡申科打壓異己向來不遺餘力，故有「歐洲最後獨裁者」之稱。此回大選盧卡申科雖然有驚無險地再度連任，但國內史無前例的反對聲浪與罷工風潮，足以證實其統治基礎已然削弱。

鑑於白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地位可能牽動未來歐洲權力板塊的變化，故有必要觀察此回總統大選的後續效應。另外，位居歐陸交通樞紐的白俄羅斯又被譽為中國「一帶一路」的支點國家，其政局變

化與「一帶一路」的關係是否將產生連動影響亦值得我們關切。

壹、白俄羅斯：大國博弈的新前沿

相較於烏克蘭因為大國競逐而成為各方關注焦點，毗鄰的白俄羅斯在國際政治舞臺就沉寂許多，卻不代表其戰略價值遜於他人。

對俄羅斯而言，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同為抵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的前沿，乃俄羅斯面對西方的重要安全緩衝帶。1990 年代推動迄今的俄白聯盟（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一體化，亦為前蘇聯國家裡罕見的政治整合。在文化宗教上，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系出同源，同為東斯拉夫人，均信奉東正教。白俄羅斯更賦予俄語與白俄羅斯語同等的國語地位，乃前蘇聯國家裡與俄羅斯唯二推動俄語入憲者，彼此情感的緊密自不待言。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的社會經濟聯繫亦相當密切。白俄羅斯雖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俄羅斯，但自身亦為俄羅斯對歐洲市場出口的重要通道。俄羅斯更是許多白俄羅斯人主要的工作與旅遊目的地。

儘管俄白兩國關係密切，西方民主國家仍待時而動，並未放棄對白俄羅斯擴大影響力的機會。一則出於西方民主國家推動普世民主價值的使命感與地緣政治考量，另一則來自白俄羅斯當局施政需求與國內民眾情感偏好變化的驅動。此回白俄羅斯總統大選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風潮，則為諸多因素加乘變化下的產物。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除了不承認盧卡申科贏得總統大選的結果外，更對白俄羅斯祭出連番制裁。至此，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最後一塊平靜之地——白俄羅斯，亦捲入民主與威權勢力之爭，並成為大國博弈的新前沿。

貳、白俄羅斯平衡外交已窮途末路

白俄羅斯自 1996 年起便面臨歐盟的制裁，適逢俄羅斯「向西方一面倒」未果，轉而重視與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成員國的關係，此給予盧卡申科平衡西方壓力的機遇。白俄羅斯與俄羅斯在 1996 年 4 月俄白共同體（Community of Belarus and Russia）的基礎上，先於 1997 年 4 月簽署《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盟條約》（Treaty on the Union between Belarus and Russia）後，又於 1999 年 12 月簽署《建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盟國家條約》（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a 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兩國自此逐步於金融、經濟與安全領域一體化。藉由對白俄羅斯提供的經濟補貼與安全保障，俄羅斯希望能達到兩國政經一體化的終極目標，白俄羅斯則為此不時與俄羅斯齟齬。

白俄羅斯在諸多方面雖然需要俄羅斯的支持，以抵銷歐盟制裁的壓力，卻仍希望國家主權獨立自主，並與俄羅斯維持平等的關係。蓋因白俄羅斯自認為已充當俄羅斯的西疆屏障，並以犧牲部份主權和利益換取俄國的安全保障，但俄羅斯卻認為雙方合則兩利，況且也提供白俄羅斯許多援助補貼。易言之，俄羅斯認為俄白兩國各取所需，而且白俄羅斯並未如其所認知那樣承受巨大的損失。

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的齟齬提供西方見縫插針的機會。為了攏絡白俄羅斯，歐盟先是在 2008 年俄喬戰爭（Russo-Georgian War）後取消部分制裁，翌年又將白俄羅斯納入被俄羅斯認為旨在削弱其影響力的「東部夥伴關係計畫」（Eastern Partnership, EaP）。2014 年「烏克蘭危機」（Ukraine Crisis）爆發後，俄羅斯為平衡西方壓力而強化與白俄羅斯的軍事合作，然而兩國此時卻又為了俄羅斯是否應擴大經濟補貼，以及白俄羅斯對進一步整合應否讓步的問題而僵持不

下。反觀歐盟為了避免白俄羅斯過於親近俄羅斯，又在 2016 年取消對白俄羅斯大部分的制裁。白俄羅斯無異為「俄羅斯－白俄羅斯－歐盟」三角關係的樞紐，並遊走於雙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2020 年白俄羅斯總統大選又重演此前三方拉鋸的戲碼。是年年初，俄羅斯為加速俄白聯盟整合進程，而以能源價格施壓白俄羅斯，美國則趁機籠絡盧卡申科並售予低價石油。情勢看似有利西方之際，歐盟國家與美國又呼籲白俄當局停止鎮壓抗議活動，並要求釋放異議份子白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前行長巴巴里科（Viktar Babaryka）。此外，白俄安全機構在大選前又逮捕 33 名俄籍武裝份子，並指控莫斯科有意破壞白俄羅斯總統大選。情勢一時撲朔迷離，但選後白俄羅斯國內爆發示威抗議與國營企業罷工風潮，復以歐盟與美國相繼表態不承認盧卡申科當選後，迫使盧卡申科不得不向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尋求奧援。俄羅斯為此警告西方別干涉白俄羅斯內政，並表示將依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與俄白聯盟相關規定，為白俄羅斯提供安全保障。至此，白俄羅斯完全與俄羅斯站在對抗西方的同一陣線。

參、後盧卡申科時代或將提早到來

盧卡申科遊走於俄羅斯與歐盟間的平衡外交，雖然可解讀為爭取白俄最大國家利益，但某種程度上亦為延續自身的統治，然而這樣的手段除已窮途末路外，在國內亦無法再贏得足夠的支持。盧卡申科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秘密就職，即已反映對自身權力脆弱性的自覺。另一方面，白俄羅斯兩家舉足輕重的國營企業——白俄羅斯鋼鐵廠（Byelorussian Steel Works, BMZ）與格羅德諾氮（Grodno Azot）的罷工示威，亦反映俄羅斯施壓的成效。前述兩家國企均仰賴俄羅

斯低價能源的供應，其前所未見的罷工抗議顯示俄羅斯的施壓足以影響白俄政權的穩定。盧卡申科為此不得不在 10 月和已入獄的反對派領導人會面，以期儘快恢復國內穩定。此又證實白俄羅斯國內局勢的脆弱與盧卡申科對繼續執政的渴望。

對於西方與俄羅斯在此回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的介入，外界則眾說紛紜。論者有謂，西方民主國家對白俄反對派的支持不遺餘力，而近年的民調結果亦顯示白俄羅斯國內社會氛圍有利於西方。白俄羅斯親官方研究機構 2019 年的調查顯示，僅有 7.7% 的民眾支持融入俄羅斯，49.9% 支持白俄羅斯獨立自主，36.1% 則贊同與俄羅斯整合。白俄羅斯國內歷年的民調亦顯示，民眾傾向於將自己與中東歐連結，而非與俄羅斯。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西方雖然不承認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卻也未承認反對派總統參選人季哈諾夫斯卡婭（Svetlana Tikhanovskaya）當選。

故又另有一說：俄羅斯深入干預此回白俄羅斯總統大選，惟其初衷僅是對盧卡申科施壓促成俄白聯盟，而選後繼續支持盧卡申科則是不得已的選擇。首先，大選前的示威抗議矛頭皆指向盧卡申科，卻未針對俄羅斯，這有別於過往發生於烏克蘭及喬治亞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此外，西方從未認真支持白俄羅斯國內的反對勢力，亦未提供足夠的金援。在白俄羅斯國內無法為反對派籌集足夠大量資金的情況下，俄羅斯極有可能居間扮演重要角色。此即白俄羅斯政治工作者與獨立媒體僅聲稱國內反對派政治活動長年由志願者支持，卻不願深入調查俄羅斯介入的可能性。至於白俄當局雖然在選前逮捕俄籍武裝份子，並據以指責俄羅斯意圖破壞白俄羅斯總統大選，卻仍只糾結於武裝份子的真正身分為何。當西方不承認盧卡申科當選結果後，俄羅斯則謹慎地表達對盧卡申科的支持，

之後並與白俄羅斯舉行軍演，以回應西方的施壓。

西方與俄羅斯介入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的可能性不容否認，但由於真相涉及決策黑箱，恐怕暫時無從得知。然而，莫斯科為何仍願意支持盧卡申科？儘管盧卡申科不願屈從俄白聯盟讓渡國家主權的要求，但只要盧卡申科在位，白俄羅斯便不太可能大刀闊斧推動改革，因此也不易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所以，盧卡申科仍是俄羅斯較佳的抉擇。另一方面，盧卡申科連任總統雖然可能讓俄白關係重返過往的惡性循環，但盧卡申科未能連任的風險極大，最嚴重的情況便是步上烏克蘭後塵。其次，盧卡申科若因為國內示威抗議而下臺，無論繼任者的政治傾向為何，都代表白俄羅斯民意的抬頭，而俄羅斯的利益極可能因此受損。所以，在無其他人選出現前，俄羅斯眼下除了盧卡申科，顯然也無更好的選擇。

事實上，早在 2014 年「烏克蘭危機」後，盧卡申科即有意識地轉變過往親俄而抑制本土意識的作風，轉而重視白俄羅斯民族意識與本土語言文化，更刻意與莫斯科保持距離。盧卡申科擔憂的即是步上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的後塵。此或許為白俄羅斯民間社會氛圍逐漸疏遠俄羅斯，並傾向西方之故。2020 年大選後向俄羅斯靠攏，則是盧卡申科在國內反對勢力顛覆下的不得已之舉。2021 年 5 月盧卡申科設局逮捕搭乘前往立陶宛航班的異議媒體領袖普羅塔謝維奇（Roman Protasevich）的脫序舉動，更反映其不計一切代價鞏固權位的決心。

盧卡申科統治的終結僅是遲早的問題，無論是西方或俄羅斯都得及早因應後盧卡申科時代的提早到來。鑑於盧卡申科的統治已出現動搖現象，俄羅斯若非加速施壓俄白聯盟整合，就是儘早介入扶植親俄人士以取而代之；爭取白俄羅斯加入民主國家陣營，以防範

俄羅斯的擴張則向來為西方的長期目標。凡此可能又將帶來另一波地緣政治變動。

肆、白俄羅斯政局變化與「一帶一路」

由於地處歐陸交通樞紐，故白俄羅斯又有「一帶一路」支點國家之稱。白俄羅斯政局變化是否可能連帶影響中國「一帶一路」的歐洲布局？持平而論，除非「一帶一路」在白俄羅斯的基礎建設出現「債務陷阱」現象或重大工安事件，抑或白俄羅斯國內政局動盪而嚴重影響治安，否則尚不至於波及「一帶一路」此間既有的建設。

「一帶一路」未來於白俄羅斯的推動，俄羅斯的態度或許才是重要關鍵。由於俄羅斯向來視前蘇聯國家為其勢力範圍，更遑論與其淵源深遠的白俄羅斯，倘若「一帶一路」於白俄羅斯的建設有悖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自然會加以干涉。另對中國而言，其「一帶一路」正值轉型階段，已不再盲目追求參與國家數目的突破，而爭取對象亦由逐漸開發中國家轉向已開發國家。鑑於已開發國家多為民主國家，爭取此類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支持，進而美化「一帶一路」此前的負面形象，對中國既是挑戰亦是機遇。白俄羅斯雖然地處要津，卻並非無可取代，更遑論其統治者盧卡申科的獨裁形象已深植人心。是故，歐陸地緣政治與「一帶一路」全球形象將是中國於此間布局的考量重點。

